

## 古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口语会话课本文体来源探析

张 辉<sup>1 2</sup>

(1. 延边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0; 2.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老乞大》会话课本文体产生于高丽朝后期,是朝鲜朝时期汉语口语会话课本的典范。其开辟了朝鲜汉语口语会话教育的先河,是近代汉语口语会话课本文体形成的重要标志。但对于这一文体的来源,学界却一直存疑。通过与战国、隋唐、宋朝时期的会话文体及中国古典文献口语会话文体的对比分析发现,《老乞大》是在中国古代会话文体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其文本内容为适应汉语学习的需要借鉴并摘取了朝天游记中的部分内容。

**关键词:**古朝鲜;老乞大;汉语教科书;会话课本;文体来源

**中图分类号:**H1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4-0106-03

# The Analysis of the Stylistic Sources about the Conversation Textbooks in *Lao Qida*, a Chinese Textbook in Ancient Korea

ZHANG Hui<sup>1 2</sup>

(1.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Yanbian University, Jilin Yanji 133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Old Qida*, the model of Chinese conversation textbook in the late Koryo, was the pioneer for the Chinese conversation education in Korea and the important mark of the stylistic formation for the modern Chinese conversation textbooks. However, doubts still exist for the source of the stylistic formation. Compared with the styles in the textbook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Sui, Tang and even Song dynasties in China, *Old Qida* was created on the base of Chinese ancient conversational style with the content to meet the need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the excerpts from the journey to Ming dynasty.

**Key words:** ancient Korea; Old Qida; Chinese textbook; conversation textbook; stylistic sources

## 一、引言

什么是文体? 颜崑阳在《论“文体”与“文类”的涵义及其关系》一文中指出:“文体”一词在个殊文本的语境中,具有偏指之义。超越个殊文本,可将“文体”视为一个完整的“范畴”(categories),则其普遍性的基本概念是:“诸多性质与功能类似的文章群,其自身所共具之有机结合‘基模性形构’与‘意象性形构’并加以范型化的样态特征。”<sup>[1]</sup> 目前对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的研究成果丰富,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其在语言本体和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如朱德熙(1958年)、胡明扬(1984年)、李得春(1992年)等。但对于《老乞大》会话课本的样态特征,即文体问题讨论者却很少。《老乞大》从高丽末期正丙戌(1346年)前后编纂,一直到发行重刊本(1795年)的450年间,它的文体模式一直沿用了下来。这种文体模式在朝鲜半岛被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其间不断被模仿和拷贝,是至今发现最早、使用历时最久远的域外汉语口

语会话课本文体。这一文体出现以后,改变了东北亚地区汉语书面语形式单一的面貌,书面语(文言)课本逐渐和口语会话课本共存,打破了朝鲜长期以来单纯学习汉经典诗文的传统,开辟了朝鲜汉语口语会话教育的先河,极大地加速了汉语在朝鲜半岛及日本、琉球的传播,是近代汉语口语会话课本文体形成的重要标志,对汉语国际传播教材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呢?这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拟从《老乞大》与中国会话文体及朝鲜“朝天”之关系入手,以《老乞大》会话课本文体特点为立足点,讨论其形成问题。

## 二、中国口语会话课本文体与《老乞大》的形成

(一)《老乞大》是会话文体,学界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这种文体的来源问题还是颇有争议的。是突然产生的呢,还是有源流的呢?是古代朝鲜学者的自创,还是和中国文体有关呢?我们认为,是与中文

收稿日期:2014-05-24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挖掘与研究”(12&ZD178)。

作者简介:张辉(1981—),男,吉林洮南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体有关的,其会话体形式应该源于中国古代会话文体。因为中国的会话文体文献早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出现,如《楚辞》《荀子》《秦律》《唐律疏证》等。

1. 战国时期会话文体。中国古代文献中会话文体的记录在《秦律》中有“曰”的形式出现,如:“辄告(假)器者曰:器敝久恐靡者,沓其未靡,谒更其久。其久靡不可智(知)者、令赍赏(偿)。”<sup>[2]</sup>

《荀子·彊国篇第十六》:

曰:是无它故焉,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

《楚辞·渔父》: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2. 隋唐时期法律会话课本。《唐律疏议》中的会话文体已经比较普遍。《唐律疏议·卷第十七》问曰:

杂户及太常音声人犯反、逆,有缘坐否?答曰: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各附县贯,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疏议曰:有人实无谋危之计,口出欲反之言,勘无实状可寻,妄为狂悖之语者,流二千里。若有口陈欲逆、叛之言,勘无真实之状,律、令既无条制,各从「不应为重」。

《唐律疏议》中“问曰”“答曰”形式的问答体疏证共出现178处,含184例疑问句,<sup>[3]</sup>其本身就是学习法律知识的会话体教科书。

3. 宋元时期口语会话课本。宋元时期的会话课本以“语录”体形式出现。如《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七《程子之书三》中:

可学谓:“此事所系非轻,先生盍作一段文字为辨明之?”曰:“须待为之。”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语录。《张子语录·后录上》记载:问:“西铭如何?”伊川先生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尽时如何?”一曰:“圣人也。”“横渠能充尽否?”

(二)《老乞大》是古代典型会话课本文体,学术界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这种会话课本文体的来源,却是颇有疑问的。比如,它到底是来自朝鲜文人的独创,还是和中国传统文体有什么关联?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果说和中国传统文体有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出土的《秦律》二十律令中,就有会话体形式,可以说是比较早期的会话体形式。更早一些的传世文献,比如《孟子》《荀子》《楚辞》中也不乏例证,是为现代会话文体的雏形。唐五代时期的问句文体也有体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律书会话体就比较多了。

其中《唐律疏议》是比较典型的,它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形成律令。其特点是,既以会话的形式“疏正”,同时又有“议曰”。也就是说《唐律疏议》既有会话,又有概括总结。是兼有文言、口语且较为接近

口语体的律文。律令即法律条文,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也是一种普法教科书。从普及法律知识的角度来看,其要求普通民众学习。“疏证”本身就是一种教科书。另外,产生于宋元时代的“语录”体著述,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会话体文献。比如,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语录。《张子语录·后录上》记载:“问:西铭如何?”伊川先生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尽时如何?”可见,其采用的也是一问一答形式。此外,《朱子语类》作为朱熹学生记述朱熹授课的真实记录,其中也有用白话口语会话体形式的内容。中国宋元理学传入朝鲜以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朝鲜王朝的思想体系影响巨大,其理学会话文体形式的影响肯定也应该是相伴相随的。

(三)中国传统典籍随着使团的往来传入朝鲜,有清以前的汉籍东传也不在少数。“从《增补文献备考》里收录的太宗朝到端宗年间传入的书籍种类看,有太宗二年的《文献通考》,三年的《元史》《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成书》等,太宗四年的《古今烈女传》,六年十二月通过明朝内使韩木贴木儿、杨宁等传入的《通鉴纲目》《四书衍义》《大学衍义》等,太宗八年《孝慈高皇后传书》《权善书》300部;世宗元年传入《为善阴书》600卷,八年十一月进献使金总制金时遇寄赠过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各1部120册和《通鉴纲目》1部14册总合134册。这是尹凤出使时让他求得《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以及《宋史》等的结果。世宗十五年有《五经四书大典》,十七年有《音资治通鉴》,端宗二年有《宋史》传入。因太宗本身关心学问,下令求得《春秋谷梁传》和《周易会通》。世宗十七年,圣节使南智滞留北京,要求得到胡三省的《音资治通鉴》、赵完璧的《源委》、金殿详的《通鉴前篇》、脱脱的《宋史》等,世宗于世宗十二年命令圣节使李恩使努力购入对仪礼制度的整顿有密切关系的书籍。”<sup>[4]</sup>笔者认为明代书籍的传入对朝鲜会话体文献产生一定影响,原因如下:第一,口语会话文体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荀子》中“曰”和“对曰”与《老乞大》问答的差别只在于口语化程度不同,但形式却具有一致性。第二,《唐律疏议》以“疏证”和“议曰”形式会话,以问答形成律令,既以会话形式“疏证”,又用“议曰”概括总结,是兼有文言、口语且更接近口语会话体的律文,实质是一种典型口语会话体普法教科书。第三,唐、五代时期的问句文体也有体现,如《老乞大》中的选择问句就是由唐、五代时期的“那?作摩?”句式演变而来的(曹广顺,1998)。第四,宋代理学家张载语录、《朱子语类》都是口语会话文体,其口语化程度较前代更高。中国文献早有传入朝鲜的历史,唐宋时期朝鲜曾经大量引入中国典籍,包括法律文书、儒家经典等。其中,宋明理学更受朝鲜关注,尤其是宋元时期的“语

录”体著述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会话体文献,采用的也是会话答形式,作为朱熹学生记述朱熹授课的真实记录,其中也有用白话口语会话形式的内容,与《老乞大》相似度就更高。自唐至清,韩国历史上多有佛教、儒教、道教等文化的传移以及书籍、学者往来等事实,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两国在物质与人际交往上非常频繁。而元丽间的人质、通婚、谴责等交往政策,更使得两国人员间的往来愈发频繁。就这样,中国会话文体随着典籍传入朝鲜落地生根,成为《老乞大》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

### 三、《老乞大》与中国会话文体差异

中国古代会话文体与《老乞大》虽一脉相承,但两者在内容和功能上还有一定差异。中国会话文体内容主要以法律、儒家教育、教化为主导,其主要功能是以对话的形式达到示范和警示世人的目的,多为文言书面语,少有口语会话和情景内容,也没有关于民俗、商贸、社会生活面貌等内容的介绍。而《老乞大》则以商贸交易、风土人情等情景会话内容为主,这当然是为第二语言汉语学习和社会生活实践的教学服务安排。但是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朝天录》。“实况”信息源于《朝天录》游记文体,但因其教学功能所限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而是为了适应汉语教学中翻译和商贸的需要,更多的包含商业信息,和中国的口语结合,更加通俗化、口语化,游记中繁杂的景色描写则被去除。学习中国知识、请教中国知识、探寻中国疑问的内容,被纳入到一问一答的形式中。

《老乞大》不同于中国的文体,是受教科书本质影响的结果。为适应翻译、通事汉语应用实际,要求所学汉语更加口语化、通俗化,这就要求去掉《朝天录》繁杂的景色描写,精简内容,直入主题,以一问一答会话形式学习中国知识,摘取游记中的趣闻并探寻其疑问。从语言学习角度看,为掌握基本的常用词汇和语法,加入罗列同类汉语词汇的内容。同时,为了满足在中国的商务交易和日常生活所需,主要摘取生活和交易“实况”信息。这是适应当时外交和贸易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除了汉语学习外,其主要功能是给要去到中国的朝鲜人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物产风俗的窗口。一方面,通过学习口语,掌握基本的常用词汇和语法。另一方面,从了解中国文化入手,来了解中国的情况。又由于朝天活动中伴随着朝贡贸易,所以《老乞大》包含大量的“实况”经济内容,为贸易活动提供信息。我们在阅读《朝天录》时发现,朝鲜使节的外交活动和贸易活动是同时发生的,这也间接证明《老乞大》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与《朝天录》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 四、结 论

《老乞大》文体源于中国,并把游记内容纳入到

会话的形式当中,形成朝鲜人和中国人有关中国的知识会话,为后来朝鲜汉语教科书文体形式奠定了基础。“朝天”内容的实时更新也为汉语教科书的修订提供了实时的语言素材,是教科书语言不断更新的前提。另外,《朝鲜王朝实录》也有朝鲜使者到辽东质正语音的记录,以及汉人参与朝鲜韵书编写的史实记载。这似乎为我们了解《老乞大》的成书原因提供了新的线索。许葑的《朝天记》、金堉的《朝京日录》和李田秀、李晚秀的《入沈记》以外国人的视角,分别描绘了明清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面貌。《老乞大》在体例、内容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色,为了与汉语的语言实际保持一致,它在朝鲜李朝时期进行了谚解并多次质正、刊印,形成多种版本,但其文体形式却一直保留下来。《老乞大》会话课本文体的解读,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仍有启发意义。朝鲜高丽王朝时期《老乞大》会话课本文体出现以后,被广泛传播和使用,甚至被日本及琉球汉语课本拷贝。虽然《老乞大》课本内容、语言不断地被修订、新释、重刊,但其会话课本文体形式却本保存下来。如:《翻译老乞大》(16世纪初)、《老乞大谚解》(1670年)、《旧刊老乞大谚解》(1745年)、《老乞大新释谚解》(1763年)、《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年)《老乞大》的满语版本《清语老乞大》、蒙语版本《蒙语老乞大》等。这种文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汉语口语教学。

教材研究是汉语国际传播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老乞大》是地域汉语教育口语教科书史上的最为典型的文体,这与其会话课本文体形式特点与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的特点相契合有密切关系。这种文体虽短小精炼,但内容丰富。这一文体模式定型后,极大地方便汉语口语学习,加速了汉语的国际传播速度,在汉语国际传播历史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及价值。其后世的汉语教科书,如《你呢贵姓》(1919年)、《学清》(1885年)、《骑着一匹》(1826-1886)、《中华正音》(年代不详)、《华音撮要》(1887)、《关话略抄》(年代不详)、《汉谈官话》(约1902年)等,文体多是继承《老乞大》的文体模式。以口语写成的会话课本文体教科书,既有中国早期会话的痕迹,也有游记的痕迹,这种经典的模式颇有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颜崑阳. 论“文体”与“文类”涵义及关系[J]. 清华中文学报, 2007(1): 42-43.
- [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律十八种·行书[M]. 北京: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8.
- [3] 冯炜. 《唐律疏议》问答体疏证特指问句探析[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6): 122-123.
- [4] 杨雨蕾. 燕行使臣与汉籍东传朝鲜[M]. 沈善洪. 韩国研究: 第六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